

编译参考 增刊

國外作品選譯

第 9 期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

目 录

(7) 倒长的树(童话)

[印] 克里希南·钱达尔著

*

(87) 柯格儿玛斯插曲(短篇)

[美] 伍第·埃伦著

*

(105) 新奇的世界(一续)

[英] 阿·赫胥黎著

*

(179) 日 本 人(二续)

[美] 埃德温·赖肖尔著

*

(280) 英美名诗选译

拜伦、霍思曼、奥顿等诗三首

目 录

(7) 倒 长 的 树 (童 话)

[印] 克里希南·钱达尔著

*

(87) 柯格儿玛斯插曲 (短篇)

[美] 伍第·埃伦著

*

(105) 新奇的世界 (一续)

[英] 阿·赫胥黎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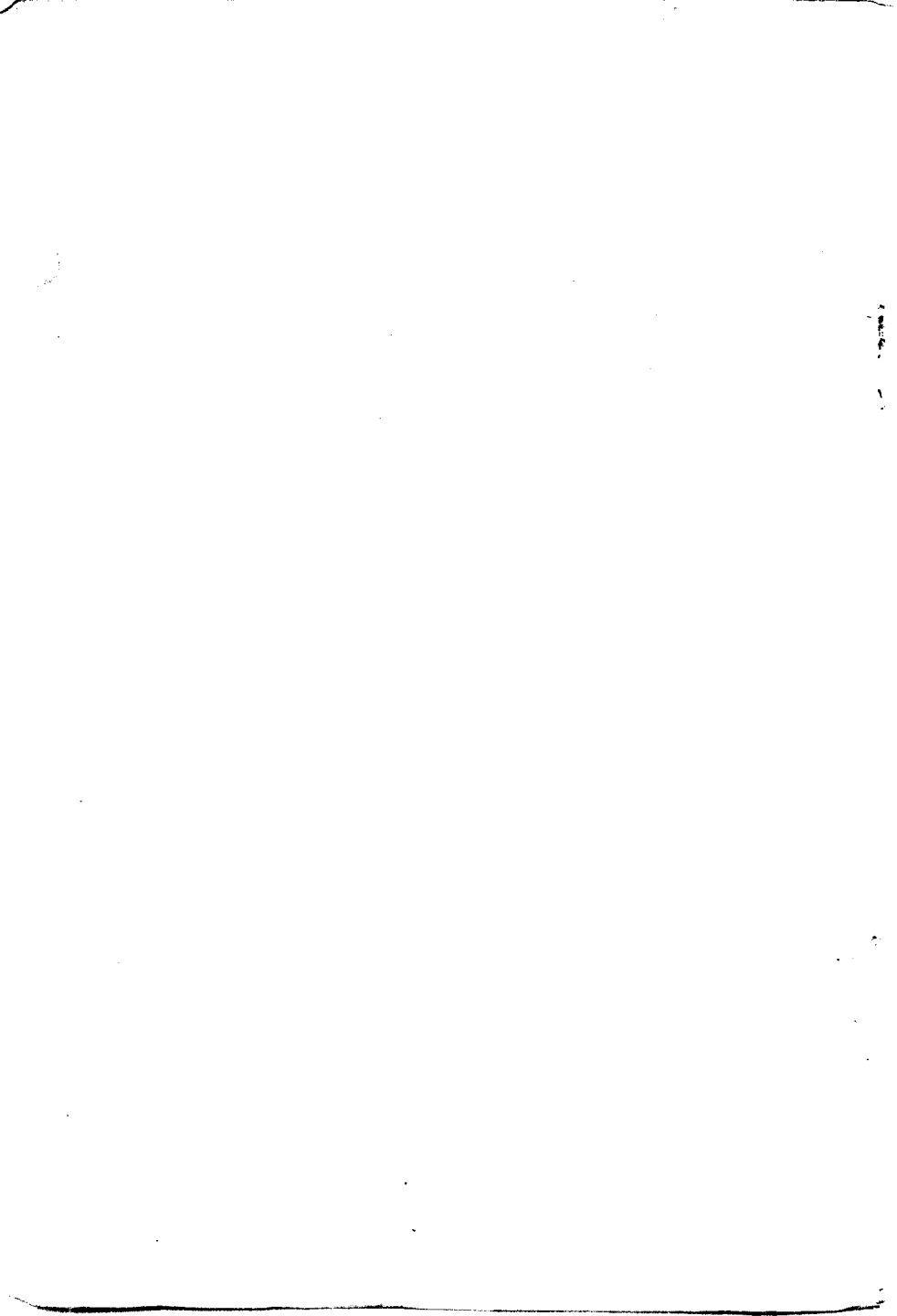
(179) 日 本 人 (二续)

[美] 埃德温·赖肖尔著

*

(280) 英美名诗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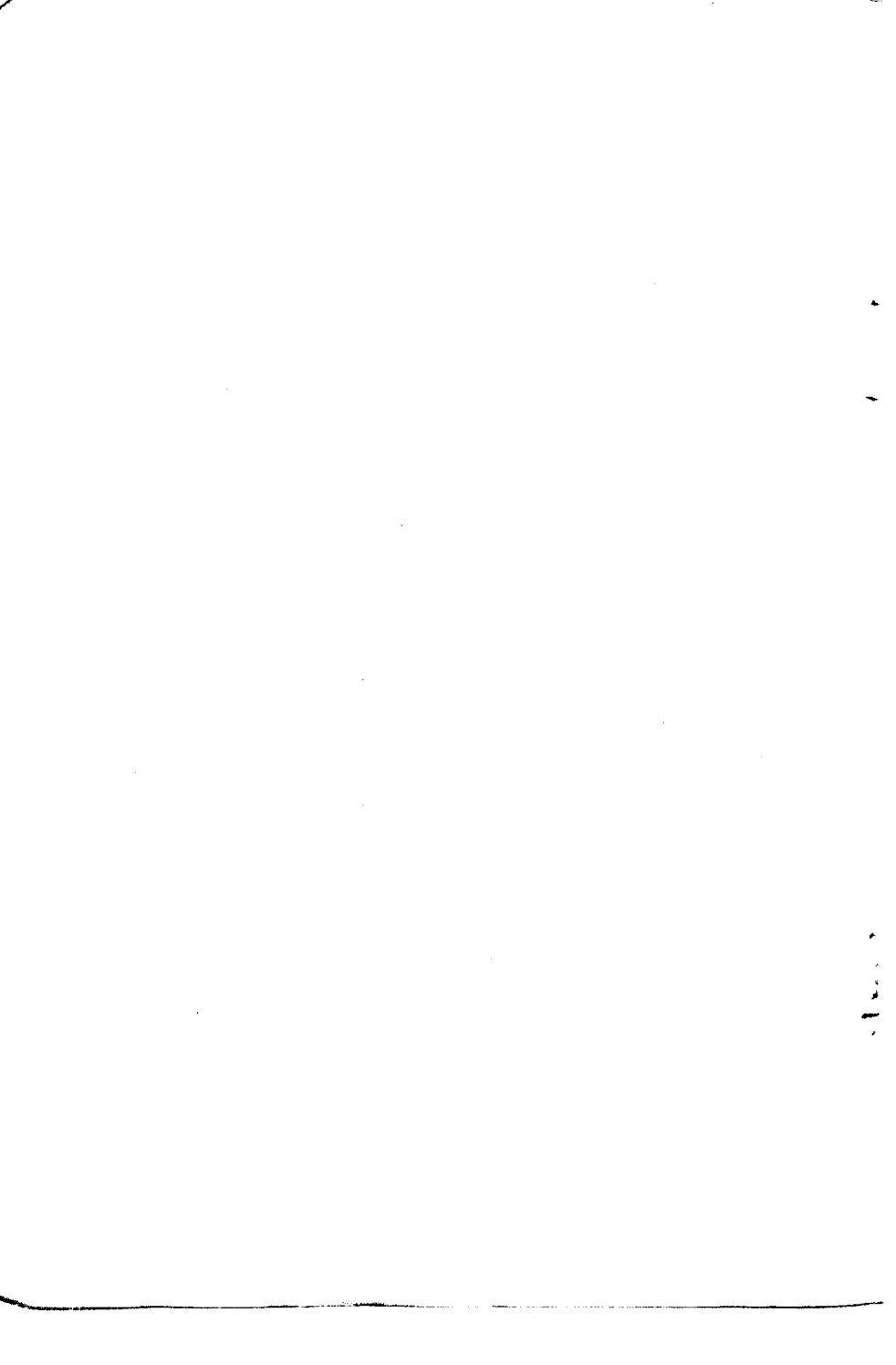
拜伦、霍思曼、奥顿等诗三首



倒 长 的 树

〔印度〕 克里希南·钱达尔著

蔡 国 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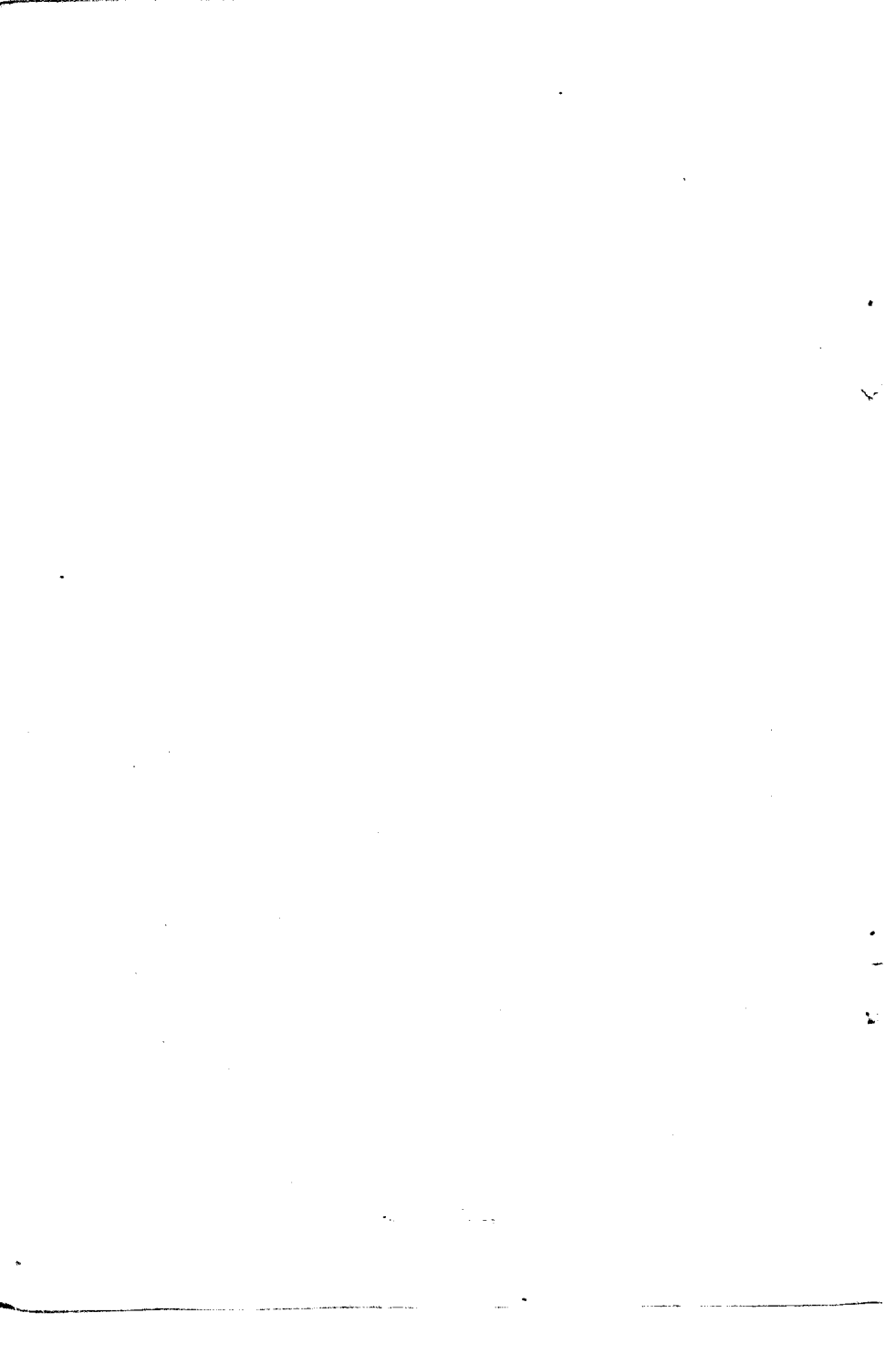
关于本书及其作者

《倒长的树》一书的作者克里希南·钱达尔（1912—1977）是印度著名作家，出生于克什米尔，早年在拉哈尔省获得弗尔曼基督教学院文学硕士学位和拉哈尔法学院法学士学位。早期作品《衣食父母》是以孟加拉饥荒为背景的讽刺小说，曾经轰动一时。长篇小说有《风暴中的花蕾》、《失败》等。钱达尔以短篇见长，出版短篇小说集几十种。他的作品想象丰富，构思奇特，笔锋尖锐，寓意深刻。作品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对劳动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对压迫者、剥削者则予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钱达尔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客观地反映印度的社会现实和印度人民的深重灾难，作品的情调是积极、健康、热烈的，没有丝毫消极颓唐、悲观厌世的气味。

《倒长的树》发表于五十年代。作者的本意是为儿童写一个童话故事，但印度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对他刺激甚深，使他无法忘怀，一动笔则犀利的讽刺锋芒脱颖而出，几乎把童话写成了政治讽刺小说。

书中情节曲折离奇，但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基础；故事寓意深刻，富有哲理，但又不晦涩难懂，既能为儿童所理解，也使成年读者觉得饶有兴味。

译 者



父亲去世的时候，拉姆家里还有一间草房、一头牛、一口井和一个小小的园子。其余的家当都在父亲生前抵了债——有一些付给村里高利贷者，有一些归了国王。

父亲死后，母亲对拉姆说：“现在咱们什么也没有了，你干脆到国王那儿当兵糊口吧。”拉姆是个傻呼呼的孩子。他刚十二岁，说话粗鲁，根本不懂得应当怎么讲话。他没理会母亲的话，反而说：

“哼，要我找上门去？干吗国王不来找我？是他需要士兵，又不是我需要。”

母亲慌忙朝四下里看了看，说：“你小点声，国王听见了可要杀头的。”

果然，拉姆的话真传到国王的耳朵里去了。因为凡是残暴无道的国王，总要把密探布满全国。国王一听到拉姆的话，就亲自上拉姆家去。拉姆从未见过国王，不知国王是个什么样子。他问道：

“你是谁？”

“我是国、国、国王。”

拉姆笑着说：“哟，你是个结巴？当国王的都是结巴吗？”

国王很生气，可是那时他正需要士兵，所以只好忍着。他说：

“不，有、有、有些是结……巴，有些是秃、秃、秃子，

有些是聋……聋子，每个人总……总……总是有点毛……毛病。”

“你有什么毛病？”拉姆问。

“我专横残暴，专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国王磕磕巴巴地说。

国王的口吃，实在无法一一描述。照这样写下去，恐怕文章也要结巴了，不如索性直截了当地往下写。下文中，凡是国王说的话，你们自己把它念成结巴的吧，这样倒更有趣些。

拉姆问：“这么说，你是害我来了？”

国王说：“不，不。我来，是要你给我当兵。”

“给多少钱？”

“钱？不！我的士兵不拿饷。抢到了东西，我分给他们四分之一。”

“什么？抢？”

“是的，我把军队开到别的国家去抢劫。谁抢到了东西，他就得到四分之一。至于你嘛，我只给十分之一！因为你还小，刚十二岁，抢不了多少的。你干不干？快说！我可没时间和你泡蘑菇。”

拉姆想了想，问道：“别的国家里住的也是人吗？”

国王：“那还用说，他们跟你一样都是人。”

拉姆：“那你这个差使我不干。”

国王咆哮了：“要知道，你是在跟国王说话！”

拉姆也咆哮着回答：“要知道，你是在跟鞋匠的儿子说话！”

国王笑了。他明白了，这孩子是个傻瓜，跟他说话等于对牛弹琴。于是国王就打别的主意。他扫了一眼草房的四周：郁郁葱葱的园子里，繁花怒放，五彩缤纷。他说：

“这园子里的花真美！”

这称赞使拉姆高兴了，他说：

“你要多少尽管拿吧！”

国王说：“花儿就这么美，长这花的地不更美吗？这块地我全要了！”

说完，国王便拍拍手，五十个士兵立刻来了。从此，拉姆家的花园就成了国王的了。——根据政府的法令！

第二天，母亲对拉姆说：“孩子，花园也没有了，现在你就到国王那儿当兵吧。”

拉姆说：“妈，我要是当了兵，就会跟他们一样的为非作歹。您愿意儿子变坏吗？”

母亲连忙用手捂着耳朵：“天哪！孩子，我可是白天黑夜祈求老天爷保佑你成个好人、正经人。”说完，母亲便走进了草房。

拉姆从井里提了一桶水去饮牛。这时，他看见自己的花园里，噢，应当这样说，在已经属于国王的花园里，有一个衣着十分华丽的姑娘。他问道：“你是谁？”

姑娘回答说：“我是公主，来逛逛自己的花园。还不快给我行礼！”

“为什么？”拉姆问。

“我是公主！”公主大声嚷着。

“我是鞋匠的儿子！”拉姆也大声嚷着。

公主又说：“我的衣服全是金丝编的。”

拉姆也说：“我的牙齿结实得很。”

公主说：“我天天都吃胡萝卜奶糕。”

拉姆说：“我种胡萝卜，你会么？”

公主说：“我不会。”

拉姆做个鬼脸，接着说：“哼，你就会吃。好吧，你说，有什么事？干什么来的？”

公主说：“我渴了。”

拉姆从井里打了一桶水让她喝。

喝过了水，公主说：“你这井里的水真甜，这样的水我还从来没喝过。”

拉姆高兴地说：“往后你天天来，我天天给你喝。”

“这水就这么甜，这口井不知该多甜哪！我干吗不连井也要过来呢？”

说完，公主拍拍手。

五十名士兵呼拉一下都来了。于是，这口井就成了国王的。——根据政府的法令！

第三天，母亲又对拉姆说：“孩子，这回你就去当兵吧。要不，咱们都得饿死了。”拉姆说：“妈，眼下还有一头牛，我去把它卖给财主，换来点钱也够吃些日子的。往后怎么着，那就走着瞧吧。”

母亲难过得掉下了眼泪。她很爱那头牛，可是饥饿难熬，有什么法子呢！拉姆解了绳子把牛牵到财主那里。财主问：

“这牛一天出多少奶？”

“三西尔①。”

“就三西尔？”

“是的。不过奶很甜，你尝尝看。”

“我早就喝过，那还是在你爸爸活着的时候。是头好牛啊，可就是奶出得少，只三西尔！好吧，这牛你就卖三个卢

①印度旧制重量单位，现已废用。一西尔约等于0.9公斤。

比②吧！”

“三个卢比？”拉姆吃了一惊。

“对，”财主说：“一西尔牛奶卖一个卢比，对吗？照这么算，三西尔就是三个卢比。要是你的牛能挤四十西尔的奶，我就给你四十个卢比。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它只有三西尔奶啊！这三个卢比你拿去吧。这笔帐没错！”

可怜的拉姆哪懂得什么算帐呢，他说：

“大叔，靠这几个钱，我们家可没法过啊！”

财主说：“那么，你就要了这三颗魔术种子好了。”

“什么魔术种子？”

“有个魔术师欠了我的钱，是他拿来顶帐的。他说了，谁要是在地里播下这三颗种子，第二天就能长出一颗大树。这树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呀，长呀，一直长到云里头。那时，你就能顺着大树爬到天上去。可是有一个条件：你得把三颗种子埋在一起。”

拉姆听得入了神。最后，财主说：“说吧，你要什么？三个卢比呢，还是这三颗魔术种子？”

他的话音刚落，拉姆就一把拿过种子，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朝家里跑了。

财主望着拉姆远去的身影，得意地笑了：

“这蠢驴，叫我要得晕头转向的！”

拉姆到了家，母亲问他：“钱拿到了吗？”

他说：“我拿到了三颗树种。”

母亲一跺脚：“唉，你也不小了，怎么净做些蠢事呢？要树种顶什么用！要是拿点钱来，咱娘俩还可以凑合几天的饭食。

②印度货币单位。一卢比大约折合人民币两角多钱。

你多傻呀，孩子！”

拉姆说：“这三颗是魔术种子，把它们种在外面的花园里，就能长出一颗魔术树，一直长到天上去。”

母亲说：“那又有什么用呢？”

拉姆说：“我到天上去，把星星摘下来给您。”

母亲摇摇头说：“你做什么梦呀！财主把你骗了。我这就出去一下，跟邻居借点吃的。”

母亲出去了。拉姆走到外边的园子里，他把种子放在草地上，然后在一旁掘着土，准备把种子播下去。正当这时，一只乌鸦“呱呱”地叫着飞来，刹那间就把两颗种子叼跑了。拉姆难过极了，因为财主说过，要三颗种子一块儿种，不然魔力就没有了。他伤心地哭了。牛没了，钱没了，临了连魔术种子也算完了。现在就剩下这一颗，该怎么办呢？最后，他想，管它怎么着，先把种子埋了，长不出大树，能冒出棵小苗苗也好，能结点豌豆什么的，咱就吃豌豆好了。想到这里，他就把种子埋在松软的泥土里，然后回到草房，轻松地睡了。

那天夜里，雷鸣电闪。暴雨使他一夜也合不上眼。他起来好几次，借着闪电的亮光往花园里看，怎么也没见到魔术树，他慌了。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这时风停了，雨也住了。拉姆急冲冲地跑到花园里一看，只见许多小树被风刮跑了，不少大树也给掀翻了，而埋魔术种子的地方被雷电打了一个裂口，变成一个很深的坑。哪有什么高耸入云的魔术树呀！拉姆非常失望，他妈妈也哭了。拉姆顺着裂口往里仔细一瞧，这才发现里面确实有一棵很大的树，可它是倒着长的。就是说，这棵树不是朝天长，而是往地底下长的。它长得很深很深，使劲看也看不见尽头。最后，它消失在黑暗里。

母亲沮丧地说：“咱们的命有多苦哇，种棵树也倒着长。

论理它该往天上长的，但它偏偏长到地底下去了。这都是财主捣的鬼。”

拉姆从裂口往下走。他用胳膊搂着树身，对母亲说：“管它正着长还是倒着长，反正我要下去瞧瞧，看它长到哪儿去。……”

母亲恳求着说：“唉，你别往里头走啊，里面那么黑，谁知道会碰着什么！我看里头黑咕隆咚的。”

拉姆毫不理会，他敏捷地踩着树杈子往窟窿深处走去。开头还有一线阳光伴随，他就借着亮光在树上攀登。没走多久，亮光就消失了，他在昏暗中摸索着树枝前进，越走越黑，黑得象漆一样，简直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他耳边响起各种各样的声音：“杀呀！杀呀！别让他溜了！造反呀！放火呀！抢呀！”

拉姆很害怕，他用手四下寻摸着，这才发现树干旁边有一道梯子。他便离开大树，沿着梯子往下走，走到一座门前，啪啪地敲了几下，门开了。这时他才看见，面前是一座圆顶的大屋子，屋子里的窗户都装有铁条，在一个壁龛里点着一支蜡烛。这屋子里虽然连一个人影也见不着，但总觉得里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吵吵嚷嚷。

“谁呀？”拉姆大声地叫喊着。

“谁呀？”他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着，回答他的是成千上万的哈哈大笑声。

拉姆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可他并不退缩。他大声嚷道：“谁在笑？出来呀！”

回答他的又是一阵强烈的笑声，还有高昂的口号声，好象千万支游行队伍汇拢在一起。

他听着听着，忽然觉得有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就在他身边

飘来荡去。那个声音说：“你知道，你在哪儿吗？”

“不知道。”拉姆摇头说。

“这是声音的坟墓。”

“什么？声音也有坟墓？”

“是的，”那个柔声细气的声音说：“这里关住的都是作家、诗人和政治家的声音。这些人反对国王，因此有的被杀掉，有的被抓进了监牢。”

“那么后来呢？”

“后来吗，这些人虽然关的关、杀的杀了，但他们的声音却不肯罢休，一直在全国震荡着。国王很恼火，就把这些声音也一股脑儿抓起来关进这个圆屋子里。现在，他以为这些声音已被永远压制住了，他可以高枕无忧了。哈，哈，哈，国王真是个大笨蛋！”

“国王是个笨蛋？”

“当然啦！你听我说，”娇嫩的声音贴着拉姆的耳朵轻轻地说，“我们一起在屋子里挖了一条隧道，要知道，这条隧道一直通到国王的宫殿。这屋子——这声音的坟墓正好就在皇宫的下面。现在，我们全体都将汇集在隧道里，就象一条炸药引线似的。你的任务就是用那根蜡烛把这引线点着。我们仅仅是声音，我们没有手，不靠人手的帮助，这引线是不会着的。现在你快把这件事办了，然后再跑回树上看热闹去吧。”

拉姆从壁龛中拿起蜡烛放在隧道里，屋子里千万个声音骚动起来了，呼拉一下子都钻进了隧道。拉姆跑出门，很快就上了树。他刚踩上一个树叉，就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大概是那间圆顶屋子倒塌了。随后，他看见有成千上万支蜡烛闪烁着，直到很远很远。这烛光给他照亮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程。

二

拉姆兴高采烈地上了树。攀呀攀呀，又走了三天三夜。途中饿了，他就从树上摘点豌豆吃。那豌豆象葡萄一样甜美多汁，因为这是魔术树上结的豌豆啊！要是通常的豌豆，他肚子早就该疼了。

走了三天三夜之后，周围又是一片黑暗。没有烛光，他仍然在昏暗中攀登着。可是越来越黑了，怎么办呢？继续前进，还是往回走？他正犹豫，突然被人从树上抓下来。他觉得自己被人捏在掌心，在空中飞着。他使劲摆脱那只爪子，可怎么样也挣脱不开。就这样飞了好一阵子，他才降落到一座大城门外。这城门很大，别说是人，就是魔鬼一类的庞然大物，来出进去也毫不费事。拉姆很容易就走了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城门上写着“黑魔城”三个大字。

他刚念完这三个字，就被人重新捏在掌心。定睛一看，是一只大黑手。那长着大黑手的人还有一个宽宽的黑胸脯，一张大黑脸，一双闪闪发光的黑眼睛。这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那人嚎叫时，两块厚厚的黑嘴唇象两扇门似的打开了：

“你是谁？”

“你是谁？”拉姆反问。

“我是黑魔王。”

“我是鞋匠的儿子，从地面上来的。”

“可是你的颜色……不黑，又不白，到底算什么呢？”

“我们那儿叫做麦色。”